

看见义乌

百年古建筑活化利用的稠江探索 察院厅:从文保单位到廉洁文化阵地

历史建筑,是一座城市发展中的历史与文化肌理。如果说,传统村落承载了千年的地域文脉,那么古建筑则是乡土民俗的最直接体现。

义乌自然文化底蕴深厚,稠山绣水孕育出灿烂的乌伤文化。据2010年编辑出版的《义乌古建筑》介绍,义乌市古民居建筑体量庞大,各地保存完好的古建筑有1000多处,涉及古村落、古民居、祠堂等,察院厅就是古民居的代表之一。

时光荏苒,岁月沧桑,这些从历史烟尘中走来的老建筑,如何在当下绽放新生?尤其在义乌这样一座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如何留下城市记忆,保护好历史建筑,赋予时代新风貌,这是值得长期探讨的话题。

近日,我们走进位于稠江街道松门里社区大水畈村的察院厅,探寻这座古建筑的前世今生。



监察史院。



稠江廉院。

上岸,所以才把它分成三块。还听说,当年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残害,不少胆大的村民就爬到察院厅内高高壮壮的梁上躲起来,这才逃过一劫。能文能武的龚一清恐怕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的宅子还能以这样的方式庇佑后世子孙。

墙体开裂、白蚁侵蚀、屋面变形、物件受损……经过几个世纪的风雨侵蚀,再加上天灾人祸,察院厅同其他很多古建筑一样陷入困境。21世纪初,大水畈村进行了

旧村改造,随着周围地势的增高,察院厅的地势就相对低了很多,每逢雨水天气,第一进房的屋前和厅内就会有积水。

采访当天,我们就是踩着露出水面的石块进了大门,而后又以同样的方式穿过前面厅堂。到了后面的厅内,只见包括屋顶、木梁在内的许多东西都有翻修过的痕迹,旁边的一堵围墙上竟然有个可容孩童钻过的洞口,墙外的杂草大有“内侵”倾向。

“要尽快修复,还要修得尽善尽美,这是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如果我们这一代传承不下去,不仅愧对先人,更对不起子孙后代啊!”采访过程中,一位村民言辞恳切地说。据了解,该村有几位热衷文物保护的老人,除了义务看管外,还积极帮忙收集相关资料。

据了解,除了寻常的修修补补外,察院厅先后在2000年、2013年、2017年、2018年历经多次修缮。

再探察院厅:一朝蝶变众人知

有人说,如果历史建筑只是单纯放在一边保护,却无法给予其新的生命力,就失去了城市更新的意义。全国很多文化名城因地制宜探索古建筑活化利用之路,尝试让历史建筑“活在当下”,探寻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

比如在成都太古里,记载清代成都文韵风骚的笔帖式老宅院,经过翻修改造后成为博舍酒店的入口大堂;建于清末民初的欣庐,改造后成为某国际知名手表的营商商铺……依托重焕新生的历史建筑,这里俨然已成为成都的一地标。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义乌历史上的廉吏有几十位,明朝龚一清便是其中之一。能否充分发挥现有察院厅资源优势,将其打造成一个廉洁文化阵地,将传统优秀的廉文化、红色教育的廉基因、革命先辈的廉事迹、名人志士的廉思想、民俗文化的廉元素以及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等融入其中?这是稠江街道这两年着力思考和实践的事情之一。

在市纪委、市文旅局、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下,经过长达一年多的筹备,今年4月25日,察院厅廉洁文化教育基地正式开馆,标志着义乌再添一座文化地标。“好钢用在刀刃上”,对稠江街道而言,这何尝不是一次对古建筑进行活化利用的积极探索。

半年多时间过去了,这次“重生”给曾经的察院厅带来了哪些变化?11月11日,在稠江街道、松门里社区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记者时隔12年再次走进这座古建筑。

坑洼不平的小径换成了平坦干净的石板路,破损泛黄的墙面也焕然一新,白墙黛瓦、门窗洁净,眼前的察院厅已旧貌换新颜。从大门往里走,里面更是别有一番天地。

“监”是一个象形字,大家看,一个人跪坐在盆前,用水映照自己的面容。就是要提醒当官的人以民为镜、倾听民意。”“铜匾,是武则天命人所造的铜匣子,类似于现代的匿名检举箱,用来随时接纳天下表疏。”……讲解员的一路解说,让这座宅院变得更加灵动。

从现场情况来看,察院厅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功能布局划分为一厅两院,分别是“一清风范厅”“监察史院”和“稠江廉院”。前厅的监察史院以图文墙上墙等形式,直观展示了监察制度的嬗变历程以及监察机构的贵权和历代的监察法规等内容。到了位于中厅的一清风范厅,里面主要聚焦龚一清的生平事迹、文才武略,以及他的家风家训和监察故事,让人领略监察官龚一清穿越古今的正气与清廉。而后厅的稠江廉院,则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既展示新时代的监察文化与廉洁文化,又致力于打造一个面向社会的廉洁文化教育基地。

作为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察院厅在展陈设计上也不花了不少心思。比如,在“监察故事”“义乌廉吏”板块,精心选取了义乌历史上十位杰出的监察官,特别设计了滑动的多媒体互动屏,只要轻轻一点人物导航上的人名条,互动屏便会滑至对应监察官的区域,生动展示他们的精彩故事;察院厅内梁上悬挂着的每个“监察史院”灯箱底部,都书有字体不一的“廉”字。此外,现场还展示了獬豸雕塑、登闻鼓、华表、铜匾等实物展品,可一窥古代监察制度的深厚底蕴。

除了周一和法定节假日外,每周二至周日的9时至下午5时(冬令时为下午4时30分)期间对外开放。”稠江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察院厅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立足稠江,面向全市,通过将看、听、思、悟、行融为一体,寓教于思、寓教于悟、寓教于行,努力营造以清为美、以廉为荣的浓厚氛围。据不完全统计,开馆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03批次共计6000多人,承办相关活动35场,成为党员干部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学生研学、涵养廉洁文化、传承家风家训的重要阵地。

如果让历史建筑不仅保存基本外观原貌,还能嵌入现代生活元素,为更多人所用,它便不容易被遗忘和消失,其生命也能真正得到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盘活古建筑,才是对它最好的保护。

无论是文物保护单位,还是廉洁文化教育基地,文化总是在延续。如今,当我们走进其中,历史时光的痕迹与现代生活的闲适宁静共存。但愿这座古老的建筑能吸引更多的目光,以别样之姿在现代文明中焕发光彩。如此这般,岁月静好。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摄

“史”看察院厅:御赐府邸显恢宏

如果说清朝民居建筑大多精巧优美,可谓牙板轻檀,轻吟“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话;那么明朝民居建筑则更像铁铮铜琵琶,高歌“大江东去”,恢宏雄壮。

几乎没有清朝建筑中精美的“牛腿”和花雕,明朝建筑基本上是“穿斗式,无挑沿,雕饰多作云虎状,柱基一般为石鼓座,厅堂房室,布局紧凑,适用性强,闭间少”。可以说,这些特点也赋予古建筑本身更浓厚的历史朝代遗韵。

察院厅是一座明朝万历年间建筑,于1579年破土动工,1581年建成,系监察御史龚一清回乡守孝期间,因政绩杰出,明神宗朱翊钧御赐的府邸。察院厅落成后,明神宗朱翊钧命新科状元挥笔题书《太凝堂》一匾,又诏翰林院送上,“太凝”为正气之意。

资料显示,察院厅又叫太凝堂,为龚一清所建,占地2436平方米,建筑面积1473.5平方米(不含8间厢房),院落内有从其墓地移来的几尊石像生。该建筑原有三进,现仅存前两进,均为三开间。前进进面阔三间,进深九檩,明间两缝抬梁式五架梁对前后双步,次间山面为穿斗式结构,月梁造,梁端无龙须纹,雀替素面,札牵为鸥鱼状,明间和次间前后檐额分别设置四攒和三攒斗拱,向外出双翅,耍头和拱面刻成象鼻昂。后进地势稍高,用材极大,面阔同样三间,明间两缝抬梁式五架梁对前卷棚后单步,次间山面为穿斗式结构,所有金柱均用辅柱支撑,柱础石为八边形覆盆式样,地面用方砖斜铺。整组建筑少用雕刻,简洁古朴。

1987年,察院厅被评为义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探察院厅:满地沧桑人少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数百年的光阴刹那而过。过往一切已成为历史尘埃,古老的察院厅如同一位迟暮的老人,静寂地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2012年,记者曾在稠江街道相关工作人员和大水畈村几位热心村民的引领下,走进察院厅,近距离一睹这座传说中古建筑的芳容。

虽然对于古建筑我们是门外汉,但透过深宅古院中的一堵影壁、一扇门窗,以至一方砖雕、一片瓦,皆可探寻到中华民族深邃的智慧与睿智的创造力。生活方式可以复制,但细节却不能被模仿,这些曾温情脉脉的细微之处让百年老宅显得古朴而又

沧桑,渐渐凝固成乌伤大地上一处处文明和文化的标签。

“当时的朝廷为了表彰龚一清,追封他的父亲为郡公,村里还因此造起了封郡厅,我小时候还在那房子里玩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本来有三进的,后来一把大火烧掉了。”“原来那块的‘太凝堂’牌匾据说是当时的一位状元写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毁了,可惜啊!”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来说,这里还是蛮有“谈头”的。

通过村民的讲述,我们还知道了有关这幢老宅的一些其他传说。有说,厅里用于铺地的石块全出自一块巨大的太湖石,当初该石绑在船底下运送到义乌江,因无法顺利运



一探察院厅时的场景。



廉洁文化教育基地一角。



孩子们从小接受廉洁文化熏陶。



俯瞰察院厅

今非昔比太凝堂